



又是下雪了，今年的雪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出来了。她姗姗来迟，不过她还在犹抱琵琶，一大早，星星洒洒的几丝，敏感的人才偶然发觉感受到，牛毛、花针一样，像极了朱自清笔下的春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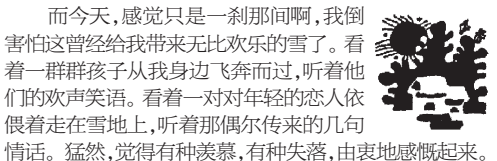
一夜无语。她还是说来就来了，突然的让人不容置疑。又是一大早，漫山遍野银装素裹的世界。总觉得昨天还在故乡的小河里嬉戏，捉鱼摸虾，昨天还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撒娇，昨天还在家乡的黄土高坡上歌唱，昨天还伴着夕阳的余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昨天还在冰天雪地里追逐打闹，堆雪人，打雪仗。昨天还在上了实冻的大坑上面的冰上打陀螺，昨天还带着家里的那条老黄狗奔跑在雪地里追野兔，昨天还在茫茫雪地里踏着成排脚印，用树枝写着一幅巨大的狂草。

大雪小雪又一年

刘文方

而今天，感觉只是一刹那那间啊，我倒害怕这曾经给我带来无比欢乐的雪了。看着一群群孩子从我身边飞奔而过，听着他们的欢声笑语。看着一对对年轻的恋人依偎着走在雪地上，听着那偶尔传来的几句情话。猛然，觉得有种羡慕，有种失落，由衷地感慨起来。

雪，飘走了一年。雪，飘来了一年。大雪小雪又一年。当脸上的皱纹一天天地加深，当爸妈那老态龙钟的步子闪现在眼前。我深深的感觉到，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这一片片三三三片的雪花中飘下来，又悄无声息的融化了吗？昨天毕竟过去了，今天也马上成为昨天了。时间都去哪了？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雪地上，一阵寒风猛烈吹来，我裹紧了自已的棉衣，突然，我似乎明白了，假如在春日里准备好了棉衣，那雪花飘飘的季节又该如何呢？



车里加城，突然间见到数不清的咖啡馆、饭店与商铺，大街小巷满是摩肩接踵的帅哥靓女，一周来见惯了爱沙尼亚大地辽阔与宁静的我们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里加是连接俄罗斯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交集点，是波罗的海三国最大的城池，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称之为“北方巴黎”。

里加是风情万种的。时值仲夏，映入眼帘均是身姿曼妙美女，举凡路人、店员、饭店侍者、教堂信众……个个都具明星范儿。据说拉脱维亚男女比例为1:4，且女性漂亮指数居全球之冠，难怪不少西欧单身汉专程来此寻找另一半。正是周日午后，我们落脚在里加大学对面的街心咖啡馆，阳光中美少女们或端庄或活泼或闲适，俨然一道道风景从眼前掠过。我的摄影家同伴们如同打了鸡血，挖到金矿，只见个个神情忘我，身形腾挪间，清脆的快门声此起彼伏，还不时因捕捉到绝妙镜头而发出声声惊叹。

里加的风情万种还在于它令人目眩神迷的建筑。位于道加瓦河右岸的旧城不大，但每幢老宅都各具神韵，都有故事。我们下榻的尤斯托斯酒店是苏俄导演爱森斯坦曾拍摄电影的住处及场景，成群结队的游客从世界各地赶来造访。夕阳余晖中，褐色三层小楼座落在斑驳的古巷中，近旁两侧色彩各异的楼房拱卫着巷口广场的嫩绿色尖顶教堂，构成不可言说的美。

鸡的造型是里加中世纪屋舍房顶的一大特色。自中世纪起，在屋顶上树一只金与黑两色双面的金属公鸡(俗称风信鸡)作为避邪与辨别风向之物便成为时尚。在宏大管风琴奏响

中的多姆教堂，在巍峨的行会大楼，在汉萨商人宅子与库房，在骑士团城堡……金属公鸡骄傲地立着，组成了里加独特的天际线。

里加是一个看建筑的地方。次日，我们一整天泡在阿尔伯特(Albert)大街，这是十九世纪后叶拉脱维亚新艺术运动的集大成之地，是全世界建筑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阿尔伯特大街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完整的街区，纵横交错，蔚为壮观。我们徜徉其中，几次迷路，几重往复，但乐在其中。我们行走在建筑的砖石纹的画中，感受着建筑师们设计师们的喜悦、激情乃至忧伤、愤怒。每步皆画，移步换景。花岗岩的、砂岩的、各色涂料的，或宏伟或纤丽或婀娜的外观，平面、曲面、直线、拱形，各种线条各种雕花，美杜莎、阿波罗、藤蔓、花环……令人眼花缭乱的饰物如瀑布般向我们涌来。百来年的建筑，历经岁月沧桑，向我们讲述着……

噢！别忘了，里加人坚持认为：圣诞树是他们的一大发明。

很多年以前，我还是个刚认识几个字的小学生。在父母眼里，我识字了，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该分担家务活了。凡父母吩咐的事我向来言听计从。父母嘱我：陪夜。叔祖“老慢支”住院，需要陪夜。我奉命唯唯！

叔祖，乃我祖父兄弟，老了后孤独单身，长年与祖父及我们同住一起，我和弟妹向来尊称“小阿爷”。陪夜，去医院陪夜，于我平生第一次。

那一日，我已不记得夜色是深是浅，是晃动还是闪烁，我也不懂医院里这股刺鼻的味道究竟是来苏水还是福尔马林。置身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很平静地坐在叔祖的病床边，年逾花甲的老人笑眯眯。大孙子来陪夜，叔祖脸上掩饰不了那“延续香火”的喜悦，气喘平复，咳嗽轻缓。那一夜，我给叔祖递茶

杯端痰盂服药片；那一夜，我记住了治疗支气管炎的药叫“氨茶碱”；那一夜，我倏忽明白了，医院是生与死的世界。恰如我当记者后，深悟医院、法庭、监狱、刑场是最出新闻的地儿。

病房里六个床位。我不知其他五位病人患何病住院？我内敛的目光掠过这些陌生的面孔，犹似瞥过素不相识的路人。病房的气氛没让我感到忐忑不安的恐惧。夜深时分，我和衣躺在叔祖的脚后边，贴在祖辈的身旁我心里暖暖地睡去，梦幻里没有绿野仙踪。

突然惊醒！我被一阵哭声惊醒。哭声来自隔壁病房，不是呜咽，不是抽泣啜泣，也不是向隅孤独，而是声泪俱下的号啕大哭，一恸欲绝，泣不可仰。何来如此悲伤？想来是有人生命终结。是的，隔壁病房有病人去

世了，亲属哀嚎，恸哭，声震整个走廊，惊醒所有病人，住院部墙上那个大大的“静”字被哭声撕得没了大严。

第一次陪夜，我便被这撕裂心肺的哭泣声撞击心灵。可怕吗？不！奇怪的是，在我稚嫩的心里，不觉得死亡有那么恐怖。我不害怕，更没有被这恸哭声搅得心惊肉跳。叔祖也很平静，他惊起身子靠在床背上，对我说：阿爷也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时你不要哭，没啥好哭的。我说：不，阿爷小毛病，会好的，等我以后工作了，赚了钞票给阿爷用。老人笑了，笑得很柔软。遗憾的是在我还未赚钞票

时，叔祖老去……很多年以后，我读到雨果一句话：死是什么？仅仅是某种东西的终结。雨果将生命视作一种东西，什么东西？

自第一次陪夜之后，在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我见识了太多太多生生死死的场景，其中一幕刻于心头打上烙印。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作为报社记者采访一起因恋爱引起的非正常死亡案子。虹镇老街有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女方的父母及兄长坚决不同意，并施以棍棒，将她逼向绝路……我层层采访，直至走向殡仪馆停尸间，为的是获取棍棒之下的证据。法医陪我穿过暗暗的阴森森的通道，道道尽头便是停尸间。推开停尸间的房门，我傻眼了：面对白布覆盖着的横七竖八的轮床

上那一具具尸体，五六个工作人员坐在一起轻松休闲地抽烟说笑……我倒吸一口冷气，不是因为对尸体的恐惧，而是被工作人员的业态惊倒。死者在他们眼里，就像永远熟睡后的甲乙丙丁陌生人。

那一刻，我明白了，生命很渺小，生与死无非是大脑醒着与大脑睡着之别。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我们从娘胎哭着降世，那是一口气呀，人生百年最终气散，无声无息永远睡去。难道雨果说的生命这种东西就是一口气吗？若是，人啊，真该争些什么，那就争一口气吧！

“纺织男工”掌握的技术，是他最难忘的经历，请看本栏。

人生第一次
责编：龚建星 殷健灵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芭蕾舞在国际比赛中不断获奖，现已进入世界芭蕾舞第一方阵。随着《红色娘子军》的不断演出，喜爱芭蕾舞的中国观众开始多了起来。今年也是中央芭蕾舞团六十大寿，下个月还要推出本团许多中外优秀剧目。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北京上中学的时候，有幸和身着棕红色中山装的周总理(是在就要启幕时悄然赶到剧场)一起看过古巴兄弟国家演出的一场芭蕾舞；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还在天桥新建成不久的大剧场看过前苏联伟大音乐家作曲的名剧《天鹅湖》。也知道了当时访问过北京、享誉世界的乌兰诺娃的芳名，我知道她就如中国鼎鼎大名的梅兰芳。是的，两位艺术大师都在天桥剧场上演过自己的拿手艺术经典。

我穿戴整齐和一身晚礼服的女儿执两张贵宾票(看着上面标价1300元呢)，从贵宾休息室踩着红地毯由熟悉剧场的友人指

引我们就坐于第五排正中央位置。环顾座无虚席的中外来宾，我抬首遥望到三楼倒数第二排时，不由感叹地对友人说：60年前，天桥剧场刚落成不久，我正在这附近的育才小学上五年级，《北京晚报》上广告说当晚有北京戏校毕业生的演出，三楼倒数第二排票价1毛5分钱，我忙着翻遍口袋找出仅有的3毛钱，趁月色朦胧瞒着老师和同学拉着也爱好京剧的同窗“黄瓜”(姓林)自以为已瞒天过海地在剧场三楼看完了戏校学生们演出的《穆柯寨》。返回已是风高月黑，谁知和查夜的张老师撞个手电筒照，一顿指名道姓的严厉管教，因“违反校纪”三天后在操场宣布给予我们俩“劝告处分”。当初看戏和今日在天桥的贵宾席真是云泥之别了。如今的天桥剧场经过60多年不断地整修完善，首都北京通过这座“桥”，将艺术和人民、世界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了。我少年来过的天桥剧场如今已成为传播中外高雅艺术的殿堂了。

为庆祝新中国70周年华诞，由国家艺术基金会主办这次芭蕾舞盛会，我真是生逢其时的好时代呢。本次由荣获俄罗斯人民艺术家和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的艺术总监

在天桥剧场欣赏俄罗斯芭蕾舞

万伯翱

鲍里斯·艾夫曼创始和率领的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原名“列宁格勒芭蕾舞剧团”)来到北京演出。这位天才的芭蕾导师表现出了“心理芭蕾”——强调“寻找一种表达人类精神生活的身体语言”。他和其他的天才演员们在交响乐中用肢体语言创造出了舞中人物的情感和故事情节，艾夫曼的芭蕾舞表现出了伟大俄罗斯作品中人物的心灵、语言和思想。

国庆节的第三天(第一天开幕式上演的是《柴可夫斯基》)我选择了第二场在天桥剧场观看改编自19世纪伟大俄罗斯文学巨擘——列夫·托尔斯泰同名小说的芭蕾舞剧《安娜·卡列尼娜》(当然在中国爱好文学的人没有不知道这本巨著的)。知难而上的传奇编导艾夫曼把托翁作品成功搬上了芭蕾舞舞台。演出共二幕超过了两个小时，通过俄罗斯演员们紧张、出色、张力十足和浸入式舞蹈表演，向中国和世界观众大胆诠释了托翁小说对安娜这个极其复杂且思想丰富的贵族夫人形象，我们了解到了剧中人物原本是一位人人爱慕和敬仰的贵妇人，舞蹈家们用全身解数勾勒出了女主人对爱和激情的渴望；安娜毅然决然奋起反抗沙

皇规定的生活法则，又细致入微和痛苦地表演出了她母性的沦丧，也许是一种爱情在她内心世界坍塌和建立，她最后不得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丧身铁轨之上。芭蕾舞比小说还要直观，通过浓缩超越时空并与现实相呼应的舞蹈语言尽情表达。

中央芭蕾舞团的现任团长、芭蕾舞明星冯英和友人陪同我们进入剧场，他们都是终生热爱和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我国芭蕾舞事业的精英，他们十分赞叹这次在哈尔滨演出的俄罗斯剧团的

天才编导和主要演员。也可以比较出我们的芭蕾舞编导和这个国际一流芭蕾舞团的差距，显然我们的男演员和集体舞蹈的演员水平差距更大一点，如在双人舞托举、高速旋转、狂奔和突停等基本功夫上还是有向他们学习的空间。

剧团友人认真地对我讲，全世界除了俄罗斯这些天才演员们，还没有一个国家的芭蕾舞团可以成功上演俄罗斯文学巨擘们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成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去年在上海上演过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是

第四届中国国际诗歌节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就是来自叙利亚的阿多尼斯。九十岁的高龄依然在诗歌的传播、普及和提高全球奔走，开幕式上的发言铿锵有力，静安文化论坛谈起诗充满诗情画意，意味深长，作为多项国际文学大奖的获得者，他不仅是当今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也在世界诗坛享有盛名。他对阿拉伯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激烈批判，引发争议，并产生广泛影响。

他在台上坐着，我远远地望着，他仿佛是座铜像，深邃的双眼，充满智慧，他认真地通过阿拉伯语翻译聆听别的诗人演讲并时不时点头赞同。九十岁的高龄依然充满童心，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他对华夏大地充满好感与浓厚的兴趣，我们读他的《桂花》《外衣》《请告诉我

诗人阿多尼斯

朱效来

艾布·努瓦斯的衣裳，/现身他的古代诗友杜甫的草堂。/天空和大地，被杜甫置身于蝴蝶和翅膀。请告诉杜甫草堂树木和石头的乐队，/让它奏起音乐，为时光，为星辰和云朵，/为那些在田间街头劳作的人们，为大自然的老叟，/乐曲的第一句歌词是——“老去的杜甫，越来越年轻。”

是的，爱诗的人们永远年轻。诗人们说：诗是由言和寺庙组成，寺庙里有许许多多精彩纷呈的故事，古老的、年轻的、真诚的、虚伪的，出彩的、乏味的、有趣的、荒诞的。各种各样的故事通过寺庙的叙述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五彩缤纷的世界。在上海，喜欢诗歌的人们会越来越多，因为诗歌是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

唯善是宝
施斌篆刻

以清盛引崇之永
遊惠一以山麓和
目風簾為峻亭九
騁和—深嶺脩丰
懷暢咏簾茂禊歲
足仰亦曲林事左
以觀足水脩也英
極宇以列竹羣丑
視宙暢望又賢暮
聽之叙其有畢春
之大幽次清至之
娛俯情雖深少初
信察是無激長會
可品日絲湍咸於
樂類也竹暝集會
也之天管帶此稽
盛朗弦左地山
所氣之右有陰

张伟舫

陪夜

钱勤发

陪夜

陪夜

陪夜

陪夜

陪夜

陪夜

陪夜